

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八

秀水 沈國元述

八月辛巳

上諭兵部、陝西四鎮係衝邊要地，秋防最宜加謹。該部便行文督撫等官嚴督大小文武將吏，用心防禦，相機戰守，毋得疎虞。○廢名臣海瑞子游晏入監。

亦有關係
之疏讀之
始入議量

刑部侍郎鄭元標乞即行開幽之典。疏曰：臣聞天下事有談之若迂，視之爲緩，而國體人心所必不可違，必不可無者，則今日議卹，亦諸臣之典是也。嘗見野鹿呦呦得一萍，呼頰相食，臣等皆彈冠食祿，不一言及野鹿之不如矣。或

有諸臣中議論未一越分陳乞難容其情當事良有深意不知品望與情有歸亡論其他。

世廟即位于正德已歿諸臣俱蒙 卹恩即

穆廟登極分別三等後照等例推恩最爲簡易今不過一轉念間國體人心頓爾亟回亦諸臣所樂爲也解之象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穀草木皆甲折倘甲而未折未足以言大解追憶諸臣倘在其年其才其學其識寧容多讓臣等年過其時矣位過其分矣今站立 殿廷之上龍鍾老憊大妨賢路而諸臣徒追逐寒風野草每一念及心間沸熱夫沉雄果毅之氣結而不散安則爲祥爲瑞

與德長水
心術自是
不同

以大經其
儀論

不安則爲厲爲妖故古之頌大臣者曰燮理陰陽錄用臣
等是扶陽教恤錄沒臣是扶陰教戕紅落葉摠屬化工寒
岩枯骨半是英賢既使見在諸臣有日以見太平亦不可
使過去諸臣有鬱于占象緯萬代瞻仰是在今日惟
陛下勅當事亟圖之矣

自孝義事
故移期

初五日順天鄉試

初六祭月夕壇

真獻使駙馬侯拱宸萬焯 奉遷使伯王天瑞

鎮江奇捷

上諭兵部朕覽文書見遼東巡撫王化貞本稱毛文龍領

兵恢復鎮江、當陳擒獲、賊黨解來、其南四衛亦俱望風、
應化貞指授有方、將士用命、遼事漸有次第、但王師貴在
萬全、機宜難緩頃刻、爾部即便移文天津巡撫畢自嚴、登
萊巡撫陶朗先、着原設將校、援遼水兵、星夜督發、從海道
前進策應、其化貞調度廣寧兵馬、相機征勦、一面咨經畧
熊廷弼、嚴勒兵將、控扼山海、三方協力、務收全勝、該部速
將兵馬錢糧甲仗等項、移催濟接、毋緩事機、

上又諭兵部、遼左恢復有機、但兵寡勢孤、昨有

旨傳與撫鎮道將各官、同心殫力、互相應援、務保前功、以
圖進取、梁之垣、着諸日領勦、宣諭朝鮮、分兵犄角、措發錢

糧及升賞毛文龍等催解馬匹車輛俱如議行

遼東巡撫王化貞塘報據下練兵游擊毛文龍報稱龍于五月十一日蒙差委帶領各營軍丁二百餘名赴河東等處招降叛逆恢復疆土唯以便宜行事至三岔隻行至總娘宮候風十六日方得長行次日至連云島上蓋州所屬地方打聽動靜致書蓋州偽署游擊楊十渭伏州尤吉單蓋忠金州劉守備勸其歸順人爭言劉守備甚有向順心一帶屯民盛稱想望

天朝救兵如同僕焉十八日至江崖子偽署伏州防邊把總周永祥帶領馬步八百餘人嚴加防守不容取水官兵渴甚且風逆不能前行二十三日方至猪島上岸人民盡空房屋燒燬上遺無主午二十餘隻當日犒賞軍丁訖七月初一日猪島外洋遇大風雨船隻打回六十餘隻居民結一隻水手二十名船頭李景先厚係麻島住民願隨報效因與千總憲同初四日至廣鹿島先令李景先進島探聽訪知島官胡可賓等奉差委搬運牛馬糧食勒取寡婦閩女逼民割頭卑職差守備盡其民率領官兵進島提擊島官胡可賓等安撫二百六

急紀

快紀

史冊有光

百歷智

十餘家民丁七百餘名地方七十餘里初八日至給庄
島差千總張善善等家丁官養棟張元証等獲島官在
光先安撫居民王玉等二百餘名地方三十餘里初九
日至石城島島官河國用盡拿民間寡婦閨女解送遼
陽逼民剃頭從夷又將村屯女婦輪流奸污民甚痛恨
島民王國祀趙流等報單據當與千總張振家丁金
汝村等五十餘人當獲島官何國用擒拿親丁孫得功
家丁李國深李自忠等各劉宗義王南玉承篤斬獲首
級三箇李應龍等擒獲叛夷一十二人守備蘇其民擒
獲佟應部并獲夷身二處解送三位獲砲四枚戰轡子
箭鎗刀搬袋等物救下婦女五十餘人地方五十餘里
又獲買牛夫人一十二名銀六十餘兩糧米二十石比
時有遼左衛總辦生員王一寧因遼城被陷民無主定
父子直往朝鮮要說天使投揭國王借兵恢復遼左朝
鮮嘉其忠義厚加宴禮着令提督防護勇進吞使船
送其歸國亦至石城州會軍糧數千人且調孤軍進來
乘道得人急重加聘禮因謂其襄王襄且見者民文殊
高啓民臨撐駕如飛甚以助張聲勢二人亦願為効力
送帶回應島又接本島居民吳承福并百餘人地方二
十餘里大其長山島收伏李三等二百餘名地方八十

有棧榨

有棧索

有變化
日主張

有海度

二百餘
八月得停

除里、小長山、島收伏郭承倫等六百餘名，地方八十餘里，色利島收伏張四等一百七十餘名，地方四十餘里，草子、留收伏李應節等百餘名，地方三十餘里，濤洋島收伏劉時節八十餘名，地方五十餘里，王家島收伏郭乾等五十名，地方三十五里，李景先稱說：「老岸住民，日夜想

天兵，如一招抹，必爭歸附，卑職因差人招撫雙山等處屯民，且括其間頭角稍黃者，給與憲札銀牌，以鼓之。民皆踴躍稱快。日扶老携幼開風而至者，一百餘人。卑職因至朝鮮彌串堡地方，潛令鎮江避難人民暗通。鎮江上庶咸共響應。次日千總徐景然、差弟徐六潛渡通款，且云：「僞署游擊修養貞選兵二百餘名，步殺黃箭奴山歸正人民去訖。卑職與王一寧議，謂鎮江兵止千餘，壯勇既出，抄殺屯民，城中必空，正可擒其不備，城可得也。卑職細觀事機，當在必克。即命守備蘇其民、千總張振、李景先、張繼善向舉禮帶領家丁一百名，屯民崔天大等百名，變渡去兵歸路，隨令千總陳忠、王甫等把總王錦、呂一序、張魁、毛承祿、尤景和、許梯率兵一百餘人，卑職同生員王一寧督家丁及新收家丁沈希尹等及屯民高大等一百餘人，直至鎮江城外二十里上崖，先令

當一以當
百
可見用內
應之妙

大快人心

用兵第一
件好事
恢復第一
件疑者

守備丁文禮、賤通、鎮江中軍陳良策、鈞、為內應。分佈已定。鷄鳴俱薄城下。千總張元祉、尤景和、毛承祿、王錦、號頭、王承鸞等持鎗先登。衆人一齊登城。賊登大震。一擁殺入。陳良策同弟陳良漢、孫萬義等自內殺出。內外夾攻。賊衆盡皆胆落。四下奔命。佟養真率夾及家丁七十餘名迎敵。家丁章得化、楊春、韓錫善、張吾福、張讓、流蘇、其困、王進、夷等直前奮擊。佟養貞被擊仆地。就縛。其子佟豐年及家丁七十餘人一時斬獲。殆盡。蘇守備親斬首級三顆。張千總親斬首級三顆。其餘姓名另册同報。并獲鎮江守堡佟二云任守堡高守官并幼子高永年。與黑夜奔逃。不知其數。我兵陣亡者定有功。洪文貴被傷。劉大、豆、成、忠、張、自、恩、趙、文、德、王、二、葉、王、定、國、收、伏、鎮江軍士四百餘名。馬、匹、盔、甲、器械等物。卑職當即進城安撫軍民。秋毫無犯。民皆大悅。羊酒送勞者幾萬人。數百里之內。望風來歸者絡繹不絕。卑職因以人心如此。正可乘勢進勦。隨將鎮江游擊事務。卽委中軍陳其策料理。卑職一味收拾人心。招集未附。馮沾、王貞、周維新、李成、桂、王、尚、智、擒、獲、守、堡、陳、九、倍、險、山、鄉、兵、千、總、劉、奉、舉、易、承、惠、等、擒、獲、守、堡、李、世、升、雙、山、住、民、付、登、瀛、周、仲、科、擒、獲、僞、罪、鹽、稅、游、擊、繆、以、貞、解、送、甲、職、審、實、情。

有分職

可以善其

迎候亦有
倫次

罪輕重除大逆修養貞久爲酋虜腹心毒痛全逾赤子
罪不可赦解赴聽審正法外所有從逆各犯罪重者登
時梟示以舒民忿輕者監候以待處分其長英守堡王
可禮聽用中軍畢永佑束身歸命以待誘發寬莫參將
趙一霍亦潛令人送款哀求生命切爲卑職以庸碌朽
才率二百餘烏合之卒涉海三千餘里窺取河東頃刻
之間鎮江克復寬爰一帶賊堡相繼歸降數百里之民
望風歸附士氣一伸奴酋有可拔之機是豈卑職之能
哉實朝廷之洪福本院指示之功而衆人之歸心宜
力不可誣也如守脩蘇其民千摠張松以忠實之心鼓
勇敢之氣隨戈所指人無逆者此可任千摠之奇以收
擒王定國之功也生員王一寧當遼賊陷沒氣焰嚇人
大小文武官員盡皆逃竄寧以一介儒生挺身渡江說
屬國君臣起其敬畏事雖未就氣節凜然已足以振起
庸懦矣及卑職延與共事計畫立就動中機宜所宜優
以職銜委以軍事必能展盡忠猷以佐滅賊之功者也
千摠陳忠李景先王甫把摠尤景和毛承祿王鑄俱乘
忠赤之心厲勇敢之氣宜各授守備之職以寄一方之
任者也把摠張元祉張魁呂一學各懷勇悍之資緊若
勞勛之績所宜升賞各盡其用者也家丁劉繼祖官養

棟金汝才徐計功孫計葉問景楫肖仲文楊世賜至有功韓升白文學劉文學萬世金于顯龍等併耆民鞏文傑葛起鳳龔誠孫泉陸元升彭國昌或奮勇爭先或勤勞不惜所宜獎賞以鼓士氣者也其軍民一百餘人隨軍征進涉歷風波倍嘗艱苦亦宜重加賞賚以收衆心者也其所奉憲札給散題叙如此則豪傑向風人心鼓舞必爭先用命擒獲奴酋可唾掌得矣再爲初下鎮江屯民不知

天兵多寡踴躍來歸後因見兵勢寡弱人心解體說言噴噴其朝鮮請兵咨文已經設遣未見回咨催促近臣俱以待上爲辭不肯進以王參將駐兵鹿島去鎮江百餘里亦不肯前進本城勢甚危切謂催調天下大兵四年之久而未嘗收一勝之功卑職收復鎮江不假餘力徒以人心歸附收收功速且如後兵不至鎮江必不可保人民必遭荼毒嗣後却欲圖之此間之民心將以前事爲戒人心必下可收途事必不可爲天下事亦不可知矣伏乞

本院備念垂成之功不可再舉速發教兵數萬糧餉數十萬速赴鎮江救兵一至則解兵可以畢集朝鮮亦必發兵助勢鼓行而前大功可立就矣併將生擒官兵終

不為之議

養貞等二十二員名，新舊官級七十。
二類條由呈報到職，為此理合塘報。

禮部右侍郎鄭以偉奏曰：臣聞先聖所傳謂之經，後聖所行謂之制。孔子為之極其志，雖見于春秋之經，而所遵一從時王之制，即魯亦可觀，意可知已。蓋二者並存于天下，祔廟之舉，奉

欽諭禮，茲者

皇考光宗貞皇帝

皇妣孝元貞皇后，山陵將畢，祔廟有期，當定祧選之制。通禮部遵照累朝典禮，定議當祧。

廟堂擇日具儀來行，欽哉故諭。欽此。臣部始發知單會議。

正是序天
順祀之禮

禮記卷之六
憲宗宜祧及接太常卿洪文衡一揭大約

睿宗以藩入宜先祧奉

玉芝宮臣惟周禮少宗伯辨廟祧之昭穆臣部職也照穆之序親盡則毀而遍遷見于穀梁當時制雖不可知如朱子周廟圖大段迭居遍遷宣王之世穆王爲昭孝王爲共弟而繼其爲穆則以弟而處穆之位不無少異有其舉之莫敢廢焉非者某居某不如而于中逆祧也鄭注祧之定超近上去遠廟爲祧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宗廟之祭所以報本追遠其始本出于思故其意尚遠遠則有終然服窮則親盡世遠則精爽寢遙于此而不爲之節則泛

而○不○切○故○其○分○尚○嚴○嚴○則○有○祧○二○者○實○相○爲○用○凡○稱○以○近○而○屬○遠○祧○從○遠○而○超○近○禮○也○入○當○原○其○始○而○祧○當○稽○其○序○是○入○一○法○祧○一○法○也○太○常○題○云○

睿宗非繼統之君不宜躋

武宗是議改而非議祧也臣以爲不在入廟而在

稱宗不在稱宗而在稱考不在稱考而在承大統既承大統矣可不考

睿宗乎既考矣可不宗乎既宗矣可不留乎既入矣可逆祧乎

祖訓親王便殿叙家人禮來朝

天子以

祖宗所執大至見之。藩禮則然。若既稱宗則均貴爲天子矣。勢不得不復以大至臨之。故曰在稱宗不在入廟。今制祝文稱玄孫嗣皇帝。嘉靖間祝文于

睿宗曰皇考。

武宗曰皇兄。自不得不然。然則春秋譏躋僖非與。曰僖乃閔之庶兄。而閔先承統。均諸侯也。而同出于莊公兄弟。不得先君臣。穀梁謂以親親而言尊。諒故非之也。

睿宗既爲天子。而父子行視。僖閔微不同。

武出孝而

唐出憲既不先考以尊尊而害親親似亦不可勢又不得不然又僖閔之躋或同一廟而今制萬曆開國

宣宗憲宗世宗爲昭

孝宗武宗穆宗爲穆宋人所謂以東西爲昭穆而非以昭穆爲尊卑亦未如有躋之之嫌矣故曰在稱考不在稱宗爲人子者爲之後自正德遺詔有繼統之語又有凡終弟及之文實遵

祖制斯詔一出後

孝宗則有子後

武宗則非序繼統非繼後也詔已成矣天下無無父之

天子不考

唐宗而誰考乎。漢唐宋豈有此與。故曰在承統不在稱考。肅皇帝不忍以天下易其考。遂創千古不經見之典。

宣宗當禘。先臣陸樹德亦疏請先禘。

唐宗天下非不禘之乃。累朝終順禘而不改。亦不忍奪。肅皇帝之心。以成一順。不獨本于情。亦限于序耳。推太常之意。禘而奉之。

玉芝宮蓋禘祭同集禘 主于

太廟。禘禘並重。謂禘可合食也。四時亦可共享也。則禘與不禘等。故必奉。

玉芝官不必合食方爲得宜臣豈以爲非忠臣孝子之極
思哉第此等議論值序及之時因稅而議似較圓融然必
藏主藏主必裕禘大禮也不裕則非禘非禘則非宗尚猶
難之奉主于

玉芝官不裕則非宗苟可裕也何必先禘之爲快况序不
及之時先禘于而後父于跡欠順于序稍違無匡于入而
反紊禘序未知果不悖經而及格于朝夫

天子雖貴人乎也身爲

天子與追王

天子皆

天命也。夏南山止祀禹，而周祫及亞圉，商不追王壬癸，而周追王太王、王季，俱不經見之事。三代之制，通出聖人亦何常之與有。宋祀禘祖，朱熹以爲是。德懿熙仁以
太祖皇帝遂爲常典。臣鄉處士章潢曰

睿宗祔廟，未可言也。祭尚感通，情貴聯屬。稍有間斷，則無因感格自

孝宗而至

武宗乃一體也。自

武宗而至

世宗，則有間也。

睿宗正當父子兄弟之間而相與一堂之上也。如九廟之制則當與。

孝宗同室而異坐如同堂異室之制則當與。

孝宗同坐而讓席乃迎合者但知順承而矯枉者不免太過彼布衣也其言猶若此已。蓋僖閔皆莊子不躋僖而莊自無間文公自可直道于祖。

肅皇帝既與。

武宗有間不入。

睿宗則宗祀中隔而不通。漢說蓋似有精蘊焉。惟讓席之說不知今。

太廟圖

睿宗昭穆不惟與

孝宗分而又與

武宗分何緣讓席耶且自漢以下皆以人守揜天性而
肅皇帝獨以天性揜人守又以人守伸天性臣考祖制則
肅皇帝之心對

太祖而不疑然考之祝文及遺詔則承

武宗而不慙考

廟圖則贊

孝廟而不礙敢道非

聖人之孝乎。俎豆將百年矣。習爲經常。更累朝皆順祀。

道非。

聖人不能創。

肅宗皇帝之會。

祖訓遺詔皆定。陶濮園所無。定陶濮園出于後人而。

肅皇帝則出于繼統者也可。一槩論哉。若謂毅然改正書之史冊。爲美談。夫易有幹父之義。而尚書無改祖之訓。制出。

神聖垂之數代。而以愚賤酌改。匪夷所思。實于明倫大典無着落。臣是以寧不願有知禮之名。而不敢信經而疑。

制太常又云

成祖宜萬世不遷當立文世室至

武宗而止

世宗入繼亦宜萬世不遷當立武世室而

睿宗宜另立廟此非太常之說歟伊尹曰七世之廟

可以觀德註謂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非擇德
之盛衰爲祧之前後也祧法論親不祧法論德自商而然
矣太常旣以

睿宗爲百世不遷之主德莫盛焉親未盡也何祧之速也
如謂不宜而速祧孝子善則歸親况祖乎即漢唐宋亦無

心即大
之原

此改正法。若是親盡方議。不必懸立文武世室。如周制。斟酌盛德而祔不毀。要亦非今日事也。臣等度數四。心有不敢。即謂天理非能觀會通之原。而自以爲是。請以此議與太常議並存。正不嫌異同耳。已會同左侍郎周上疏。復據情以脩。

聖明採擇。衆言淆亂。折諸

聖明。惟

皇上處中和之極。斷自

聖衷。早賜定奪。施行。臣等無任悚息。隕越惶恐。激切待

命之至。

上曰此奏考據詳確禮制益明奉祀

廟室仍照原議

陝西產麒麟

華昌府會寧縣原川里鬪家婦家十二月初二日戌時
光焰起野家有黑牛產一犢渾身是糜偏體斑文天成
麟甲連叫數聲婦不知以爲怪也擊之而灰欲恣之于
土一老人以爲神物取而供奉如神禮凡四閱月體絕
不腐臭府守知爲麟擇地置塚告
禮禮葬之遂以其事聞于朝

市馬宜大

詔免行刑

命順天巡撫移鎮昌密餘鎮如舊

給奉聖夫人客氏墳地二十頃

經畧熊廷弼報於七月二十日抵山海關到任進恭謝疏
中秋節

賜輔臣講官酒膳

十六日卯時啓遷

孝元貞皇后梓宮欲祔塋

慶陵故先于是日告啓仍

命輔臣朱國祚獲衛

命工部錦衣衛等衙門平治

梓宮經過道塗

自大明門運東直至得勝門裡外直抵
山陵浴池今帶街渠

進呈祀冊。改於九月十五日著爲令。

贈注可受兵部尚書廢一子汪道春入監。

升授王紹勳鎮江副總兵爲主將。毛文龍升參將爲裨。或駐又州。或即駐鎮江。聯合南衛東山觀望進取。

經畧熊廷弼奏曰。臣汰退不堪。援軍發回另補。併從實叅處以警欺玩。以救危亡。蓋向來援遼軍馬。各地方留精壯自爲。乃專送一種孱弱老瘦之物。搪塞無數。臣前次經畧時。無疏不哀求料道之條陳。

明旨之督責。無時不申飭。而督撫鎮道等官。置

君父子度外。視

明旨如弁髦安忍坐視不肯照顧當是時猶有遼瀋奉集
支撐可緩 陵京旦夕之危今河東既陷河西爲賊口中
物 陵京岌岌中殆矣各省鎮獨不聞遼報一至而

冲聖震驚于上都人撓亂于下家眷擠城而爭出九卿盡
地而守門侍郎巡邊而東奔本兵倉皇而請死在京各衙
門競借差以抽身近京士大夫圖終養而南竄之光景乎
自爲人臣言念及此并可以感動其良心而勃發其忠義
矣滿擬原調十五萬兵馬七八月間可以齊到乃僅僅有
四萬出關仍是孱弱老瘦擔塞之物而延緩人馬則不幸
而臣值初到親自點驗無所容其回護者每唱一名嘆一

氣驗一馬墮一淚不覺撫膺而嘆君臣大義至今日而遂
 有所遊于天地之間也本月初四日臣下教場同山右道
 副使陶瑛總兵官孫顯祖逐一點驗除延綏領兵守備何
 達領定邊營家丁一百九十餘名王永祚領安邊鎮靜路
 家丁一百九十餘員名賈登科領鎮城正右清平三營健
 丁一百九十餘員名千總馬登科領塞營內丁六十名傳
 良臣鎮原任總兵亢秉忠內丁七十餘名寧夏守備周宗
 克領兩河家丁六百餘名身材神氣頗覺精采拔十尚可
 得入而延綏馬匹小瘦寧夏馬多高大亦不甚瘦但使軍
 馬如此即稍夾以一二老弱臣亦包留帶用何致苛求後

點。薊。守。備。王。延。祚。下。官。軍。一。千。一。十。四。員。名。別。是。一。樣。人。
物。臣。與。鎮。道。皆。感。眉。令。眼。不。欲。觀。若。要。盡。情。汰。棟。十。不。得。
三。又。恐。退。回。太。多。往。返。費。累。不。得。已。量。退。三。百。九。十。七。名。
千。總。項。守。程。下。所。領。總。兵。杜。文。煥。家。丁。一。百。名。內。量。退。三。
十。九。名。初。七。日。前。屯。教。場。點。游。擊。高。從。龍。下。官。軍。九。百。五。
員。名。比。王。延。祚。所。領。又。弱。量。退。四。百。二。十。五。名。本。總。李。登。
下。官。軍。六。百。九。十。五。名。比。高。從。龍。所。領。更。弱。量。退。四。百。六。
十。名。詢。其。故。則。王。延。祚。人。馬。猶。經。巡。撫。過。堂。而。高。從。龍。李。
登。人。馬。則。巡。撫。委。中。軍。哈。元。勛。總。領。委。坐。營。高。驎。滕。騰。驗。
發。者。以。此。一。起。不。如。一。起。而。至。于。馬。匹。毛。骨。脫。露。血。肉。淋。

鴻即本日扶至點所。一箇點而一箇倒者種種也。退軍遺下馬匹儘稍壯者聽與留軍馬瘦者兌換餘皆恐死道路不敢領回本部。催兵部侍郎張議爲本旦暮待斃回又無料行不兩三日。餓死立盡。不如變價作速處路費除行道鎮估值留餒資軍回還外。通計四項原發官軍二千九百五十三員名。除逃故外。實在到關二千七百六十員名。今止存留一千四百三十七員名。雖曰留之亦聊以備看管守家搬器運粮之需。而非衝鋒破敵之用也。據王延祚等揭稟鎮將等官賣派弱推送押領一一情節。不欲瑣述入疏。只如高從龍哭稱身本久廢。被原領參將吳世爵以賄

脫而裁已代替李登哭稱身本空閑被原管千總李春華以賣破而啣屈無俸甚至千總王四哭稱已本花兒詎思被加以千總名色使領兵來而地方官苟且塞責之狀亦可知矣頃該兵部覆職前疏一欵內稱各鎮旣已發兵專委該道臣督見任能將統領其沿途逃竄生事擾民者道將一體議罪如發兵之日抽簡未精及逗遛愆期者督撫降斥該鎮臣仍申逮繫之請奉

聖旨依議行今延綏軍馬二千七百有奇而汰退至一千三百有奇之多抽簡之不精孰有過于此者律以新奉之旨巡撫應降斥摠兵便應逮繫但撫臣張之厚素有才望

履任方新，自所調發，俱在未奉。

旨之前，應重加罰治，以警其後。至于摠兵杜文煥父子，叔
篋世愛，國恩而頃以廟祀卹賡，加于違制，僭師遺禍。
劉今之悍帥，家門榮幸，尤古所未有者。文煥亦可知。感知
格矣。裝懼接遼，動輒稱病。伊子杜弘域原調東援，百計規
避。今又謀在巡鎮募兵，通州駐札，據商從龍揭稟，每兵馬
駐銀三十兩，原募許招餘丁鄉民，文煥派各營路爲子代
募，各官遂將部下精丁，盡數抽選，以致正調之兵，多是瘦
弱，其言固難盡信。卽以項守程所領文煥之內丁，間亦抽
自邊塞者，而孱弱乃如此，則何不以爲子精選者爲出關。

一精選也似此欺玩即加以逮繫亦不爲過但事係
旨前法無二論欲要調出遼東戴罪以立功但二豎屢見
推託臨期偃臥終悞事機不如革去職任永不叙用其應
換軍馬原調家丁摠付杜弘域年少未任衝繁而文煥愛
子之情重于愛國弘域一來凡標下精壯各路殺手及門
下慣戰之勇將孫雄尤秉忠等一齊俱來此亦調兵之一
法也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即爲議覆將撫臣張之厚從重罰治摠兵
杜文煥革去見任永不叙用其原調家丁及此番退換軍
士務選精兵責令杜弘域親願來遼代效立功贖罪俟有

戰功免其前罪仍照功升賞又據關上諸臣謂向日出關軍馬不堪更有甚于此者定擬親至廣寧嚴加退汰但恐先發回去然後換來營伍空虛防守不足更祈

覆旨申飭該部轉行各督撫鎮道凡已發過軍馬難保無退回即挑選強兵壯馬預備待臣疏覆之日即着該道及見任能將統領來遼聽職過驗果係堪戰照數充補此皆在未奉

旨之前既已挑選來換俱行閱議若來換兵馬仍復不堪及在奉

旨之後調發猶以孱弱老瘦充數者督撫定議降斥摠兵

定行逮繫。必不敢自食前疏之言。使朝廷有不信之旨。而且以

祖宗之疆土。自家之軀命。爲人作情面也。統祈

聖明裁斷施行。

奴襲金州

奴賊奸細。京省俱通。向來我東勅之議未成。彼亦視此。而四衛爲不足慮。今聞我聯絡朝鮮。遣有專官。設有重兵。而旅順實登津之咽喉。南衛之門戶。金州又切近登萊者也。是以發兵戡之。以隔絕往來之絲。而實陰整其謀犯之兵。并布置戡路之計。轉瞬風高。彼來爲易。我應爲難。勢在孔棘。所當添兵協防者也。

蔡思充云。遼陽距鎮江八百餘里。且多崇山峻嶺。惟海州密邇。爲必爭之地。可復則復。不然據鎮江。復克奠約。結朝鮮。以俟大舉。

二十二日祧廟是日順天鄉試放榜鹿鳴宴改于九月十六日因襄事故皆移期

常州監生鄒德基請纓自効言

皇上遣兵部郎中梁之垣以憲職宣諭朝鮮夫宣諭朝鮮之謀臣有成策于胷中久矣臣願充之垣標下以備前驅

條陳應行事務爲八款惟

皇上採擇

一用礦徒以鼓忠義之氣東山礦徒不肯剃頭數萬人盡遭李永芳毒手而向有萬餘人奔入朝鮮夫中國費數十萬金錢大約安家行銀二十兩始招一人尚趨起不肯出關今見有礦徒尚義不降脂在絕域尚不加存恤爲饑寒所迫散寓外方則不能察忠義之心亦且損軍實之數當速資金錢數萬宣布今

天子匹夫匹婦不忍推而內之溝中則就中豪傑可爲
商之夷齊周之魯連而其餘亦皆田橫五百義士也此
固急宜招徠者

二用韓宗功以收桑榆之功古人用將每每因敗爲勝
韓宗功爲我廢而其肺腑之親以罪逮繫獄而奸人乘
隙生誤使抱大恨今且身陷絕國尙有督卒曠徒設奇
取勝擊折叛臣永芳之手此雖傳聞未的然曠徒與永
芳爲難不降奔入朝鮮則其愛國之忱昭昭天日而韓
宗功與李永芳水火之形不待表暴而自明苟不竟爲
昭雪復以重擢付之東方一節何以鼓豪傑忠義之心
所當亟加大銜聽經臣節制之方者也

一用韓宗功以招四衛金伏海蓋四大衛爲遼東膏腴
之地世族大家根深盤據前者遼瀋之破人心震懾疑
其潰矣及人心稍定生員持白挺捷其利兵以出則奴
酋鼯鼠之技已窮四衛尙在之心亦浸浸而起惜哉兵
力不足以應之耳今幸韓宗功統有餘衆數千人內豈
無親戚肺腑以招呼閭里鄉黨可以間諜使之變服以
歸約舉大事大兵一臨則四衛頓復四衛爲我守而遼
瀋之人心搖破竹之勢操在矣

一用魚皮達子以用獨夫魚皮達子即所謂江夷也奴

其序亦
用江夷
陷之計

地產參貂江夷亦產參貂奴轉收江夷之參貂以聚我
之財因我之財以屏利其兵甲而練其衆以得志于我
然江夷地廣而無君長奴雖收爲用亦不能盡其類而
虜也我收其餘衆用間用奇在臣與梁之垣密謀之
一用朝鮮以用魚皮達于從奴寨窺宮塔少東盡于烏
龍江北盡于長白山皆江夷地也長白山烏龍江皆與
朝鮮咸境道接壤非由朝鮮以通之別無可達之路則
用朝鮮以通江夷用江夷以行反間正今日第一要緊
之着其間資師朝鮮以鼓舞其士心通江夷以妙行其
反間臣自有勝筭但機不可預洩
一用朝鮮不可秋毫有犯朝鮮堂堂
天朝無仰給小邦之理集兵三萬稍爲籌畫參貂商亦
自能沛然有餘且利權欲其操之自我不可倒持事權
亦欲操之在我不可仰人鼻息且小邦則仰市利而我
仰給些須糧餉于小邦則我輕我重則威重在我戰勝
攻取其自信我輕則先自潦倒俟人鼻息安能戰勝攻
取也哉其間運用容臣至彼中與之恒酌量而行
一多齎兵餉以成犄角三路進師一出廣寧一出登萊
入旅順一出淮揚入鴨綠江此正法也法曰兵以正合
以奇勝當三路之師未集臣與韓宗功揀練東山衆餘

且臣之容原任都司談京仁奉使朝鮮久任便營老于行陣而劍俠之士可備前鋒臣與奴日構于東朝鮮其精銳而經臣可鼓行渡河以入遼陽矣奴反戈與臣臣爭遼陽于西而詔臣又安行人海宮塔矣奴如分兵以禦臣勢必不能支經臣經臣得以後遼瀋復開鐵梁撫順而奴衆不敢與爭何也臣料奴之精銳不遇四五萬人分以守家分以爭遼陽分以禦朝鮮則經臣頻行十萬之師所謂十則圍之倍則攻之者也酋奴易臣而不能備盡銳以爭遼陽則臣出奇兵以得其穴雖有鬼神不能爲奴謀矣奴如善計遠慮尚不與則可東復而李承芳之首可就近引趙全故事以結經臣之局此制奴之一奇也

一多齋火藥以備戰守兵雖以奇勝行之未嘗不以正也故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節制之謂也臣在之垣標下所領一隊大約以三萬人計之奴寨地險不可用車然須用扁箱車六百輛大將軍十位虎蹲砲二將軍之屬六十位佛朗機六百尊三千三眼鎗一萬桿所用硝磺三十萬斤鉛子三萬斤兵分爲十隊步步爲營步步爲守其間設伏用間候臣彼時相繼進勦伏候

聖裁

程番等司廣西泗城等兵每兵拔弩長一發五六矢傳
族以藥毒不可言中者或接掖者或看視而點藥者亦
或減利器也倘令彼中是募多人推藥筒數萬可應敵

二十五六日百官哭臨

思善門外
并宜春宮

二十七日

光宗貞皇帝

孝和貞皇后梓宮發引提督護送英國公張惟賢恭請

神位駙馬冉興讓護送大小九卿科道等官朱純臣柳昌

祚吳宗周郭欽孫之益包見捷王德完陳禹謨田爾耕公

鶴鄭璧王佐孟時芳楊東明薛貞邵輔忠趙一鑑周子愚

陳璽李精白王守謙

題主大學士劉一燝監禮侍郎周道登鄭以偉

二十九日

梓宮至沙河○贈全天叙禮部右侍郎磨一子

磨劉曰寧唐文獻各一子入監

孫公統于
經濟更精
于鹽法故
議論鑿鑿
可謂之行

浙江道孫之益鹽法議曰臣承乏醜政敢畧陳其槩鹽猶水也通則流塞則壅非開其必赴之壑而防其阻格之端未有無弊者請就兩淮而推廣之如兩淮行鹽之地止三十二府而派引七千萬有奇河東行鹽之地止十七府而派引六十萬有奇至于長蘆行十八府而額引竟十八萬不太寡耶兩廣行二十五府而額引竟六萬有奇不又寡

耶。此皆可酌而議增者。嘗查兩淮關中之法。與長蘆兩浙河東同。而引價餘鹽參差懸絕。此又皆可酌而議增者。至于閩蜀南直三處。止納鹽課。并無邊中額引。難遍地方。私鹽到處無礙。似宜每引加鹽。以塞私販之路。照鹽增課。以濟邊廩之虛。遼平即止。不久爲地方累也。今不得已。括及兩淮。惟有折價一節。尚可議焉。商應支而責之買。灶應供而索之價。殊于鹽法有鑿。或無自天啓二年始。每新引一引。令商人加帶買補鹽十五斤。連折價共納三錢。徑批引赴場關支。不必令灶戶上納。折價是商以市鹽之金輸之官。而官以海夫之法取之。灶遼事寧日。即日議寢。似亦可。

行者在計部酌之而已、

九月壬午

初一日進祀冊禮部侍郎周道登捧入○地裂湧血

廣西肇慶府六月十七日天氣燥熱異常城門外火起
延燒小房一十二家秋苗未熟在在祈禱二十日酉時
天忽陰雨如注有西門外王體積家店前廳地上微折
處血水噴出如灼突泉狀色鮮紅氣腥穢遍地皆溢及
體積仕亂跌足視立于旁血射其身并其足傷數處刻
方上既掘沈深至四尺餘下盡皆水並無別物里中言
體積母曹氏爰故復嫁梁家生弟梁彥才彥才長成願
私鹽被地方同鹽客擒獲彥才歐成體積與兄體餘受
買和銀三十兩焚其尸滅跡體積分其銀買店居住此
血或是彥才冤所洩矣考之往往徵應又未必盡然則
在上者惡可不
猛為修省乎

梓宮奉安陵殿

御史王心一奏曰

臣聞

言爲力
至口不厭
不言其心
亦良苦矣

其平心體
物之正非
借步履時
也

謂服人預
有彼此二
心爲因家
大焉胎故
言此樂之
不流服其

律傳錄

卷之本

重刊月

明主恩不先于至近。賞必加于有功。故漢光念戰場之將。則代分妻子之憂。宋祖思征蜀之寒。則自解裘帽以賜。此所以能鼓舞三軍而使之用命也。不幸遼左破敗。三軍之士拋妻棄子。披路眠沙。枕戈待旦。經撫按道莫不臥不解。衣食不重飽。以拮据于青嶙白骨之間。蓋今日莫苦于遼之文武將士。則朝廷凡有慰勞存恤。宜莫先于遼之文武將士也。近者臣連接報。惟見

明旨。一則謂奉聖夫人客氏保護效有勞績。著戶部速行擇給地二十頃。以爲獲墳香火之用。一則謂魏進忠侍衛有功。着工部于陵工造成。叙錄在內。一似私恩爲惓惓者。

微臣苟可將順。何敢冒阻撓之嫌。然處不諱之朝。令臣畏罪不言。忍視

聖明之過舉。是又不忠之甚。臣不敢也。夫當此經撫協勦賊之謀。將士鼓渡河之勇。聲靈纔振。捷伐有機。人心瞻仰。專在朝廷。臣等不諒者。以爲我

皇上先左右而後疆場。重懷宮中之私營。而不念邊臣之積苦。

聖德無敢。忽有此累。則不便之甚。臣又恐征東文武將士聞之。以爲吾屬捐軀命。冒鋒鏑。爲

天子任艱危。曾不得如左春之人。微

聖衷之存法重

天語之叮嚀。毋乃解其體而灰其心。則又不便之甚。臣愚以爲卽客氏之保護應酬。進忠之待衛可賞。何妨優以金帛。如若

聖諭。加給田土。明示叙錄。昭播聽聞。殊傷

聖美。又况

梓宮未殯。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告成。而強入進忠之勤勞。于禮爲不順。于事爲失宜。臣聞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乃臣猶未及深言其漸也。臣近讀撫臣王化貞進事甚難

疏中。大朝短衣。幾同行伍。泥頭上面。有同塑人等語。清

以聖衷若
愛之大以
漸防若此
之大

熱血滾沸
視此不及
疑此

之。憊。然。又。接。得。按。臣。方。震。孺。書。有。云。自。來。無。逐。水。草。而。居。
之。按。臣。惟。有。戮。力。行。間。身。先。士。卒。期。熱。血。之。早。洒。以。謝。知。
已。而。已。臣。又。不。覺。爲。之。泣。下。臣。意。以。我。

皇。上。聞。此。光。景。必。且。戚。戚。動。念。正。宜。抑。宮。中。之。賞。裁。左。右。
之。恩。特。發。

明。旨。遣。使。資。金。急。乘。誓。師。之。會。一。示。不。測。之。恩。詔。之。曰。
朕。臥。薪。嘗。膽。不。忘。遼。土。爾。等。其。各。用。命。殺。賊。毋。負。朕。望。如。
此。則。三。方。將。士。皆。知。挾。纊。投。醪。四。衛。人。心。罔。不。披。雲。就。日。
奴。之。滅。也。何。日。之。有。臣。是。以。雖。欲。畏。罪。不。言。任。

聖。明。之。顧。小。而。遣。大。臣。又。不。敢。也。用。是。昧。死。以。聞。奉。

聖旨這奏內奉聖夫人護墳地畝前有諭旨念阿母比例
不同增數不多如何又來激聒遼東文武將士披路眠沙
朕豈不念發帑犒賞隨依所請有何吝惜且內廷恩澤與
關外大計有何干涉輒乃牽引瑣瀆不請大體姑且不究
京城守禦定議

兵部議曰京師議守未有不以練營兵爲本計者該臣
雖次申飭科道分管簡練已有成書迨臺省陳言有深
裨營務者禮科給事中李精白欲分簡練之營數廣西
道房壯麗欲新營軍之甲仗刑科劉弘化陝西道李達
各欲擇分練之文臣南京湖廣道李良棟欲核營兵之
全數游鳳翔欲清營軍之替役南京廣東道王允成欲
革提督之助臣大率謂

祖宗朝原額營兵數十萬兵非不足而法久廢訓練無
人以影占之餘當積弱之後分管簡閱科臣李精白
非京七千八百八十名刻爲上等合五營共乘應得勳

兵四萬人宜另立營付之知兵之將厚養以激其私而
鼓其氣衣甲器車等項工部往往藉口曰該部供京營
之急需而放弛如此太僕寺往往借名曰寺馬供車營
之騎操而倒損若此此又巡視諸臣所當一一置詞責
令製造補給以期實用者至于擊斬祭雷演放火器尤
宜責成邊將無令文武分開終以軍旅爲重
大明會典京營提督率用勛臣景泰弘治嘉靖間屢年
間每革勛臣而以尚書都御史會同大將管理已而又
輒易爲勛臣益勛臣與國同休戚勞共安危六軍
之衆耳目手足搖之久矣一旦議更于事體未便合無
仍于勛臣中選擇廉勇一人爲公論保舉者臣部照例
會推營管多缺幾二十員該臣部查明議補官將除在
文煥兄任榆林總兵張國柱兄任大同總兵李懷信楊
肇基議加府衙備用其顧思忠儘思壽將官宋輝慮尚
國貞施從煥施經臣分別咨用所稱殺時異才若李升
華楊鶴熊明遇楊廷李若珪畢茂陳徐光啓邢傑言李
若星劉時俊朱國禎章嘉禎倪斯蕙喻恩恪等該吏科
酌才品及時起用非臣部所得擅擬也既經題議相應
復請候

命遵行

兵科給事蔡思充上言。適看詳章奏。兵部尚書張鶴鳴等。爲廣寧事機。可乘廣寧兵機。宜夾一疏奉。

聖旨。據奏進取機宜。便行與經撫各官。參酌情形。決策制勝。仍作速會疏密奏。欽此。摠理侍郎王在晉。爲兵機已動。衆怒堪乘。一疏奉。

聖旨。三方犄角。以圖恢復。廣寧根本。進取倍宜。萬全。

勅諭。經撫已有旨了。欽此。二臣之意。摠爲毛弁孤軍。當援南衛。屠戮堪憐。兩虜已結之兵。一散難以復聚。河水將合之候。奴馬易以馳驅。老成長慮。見可而進。無悔失時。而

廟筭周詳。于赴機決計之中。寓量敵觀變之意。當無遺策。

民心可信

虜情當度

圖之氣此軍情之當度者也

正寤度之自遼瀋淪陷以後。奴之堅甲利兵。數倍曩時。而
我之車馬器械。遠遜昔日。何所恃以制勝。惟是遼左之民。
以憤懣制梃。可以撻代。西虜之助。願堅盟。飛鳥業懷好音。
耳。據遼撫王化貞書云。南衛屯民。俱結聚鐵山上。奴衆仰
攻。彼傷三四千人。奴衆不能軍。因求救遼陽。奴子三人。并
三四叛將。又率八千人。往至蓋州。持一月糧。爲困圍鐵山。
計夫遼民萬死一生。據險扼之。以待弔伐。此民心之可信。
者也。虜或懼禍。賈勇爲我前矛。或覘風觀勢。爲我後勁。此
虜情之當度者也。或投石超距。有死之心。或殘息餘驚。無
圖之氣。此軍情之當度者也。數者。廟廊之上。未必知而

偏師裝流
州解鉄山
圖

經撫三臣稔知之。使虜悉衆向瀋陽。而我合水陸之兵據海州。迫遼陽。奴喘息不定。必卷甲回巢。自是勝筭萬一。懷猶豫而鉄山之圍勢難坐視。以灰舉義之心。則偏師渡河。潛襲海州。乘奴賊之虛。解鉄山之急。經撫無待再計矣。孫武子曰。爭地吾將趨其後。奴正仰攻鉄山。而吾躡襲海州。使賊不得不舍彼而抹此。于法誠合。第岔河距海州六十里。廣寧距河一百八十里。計程非一舍。何以潛師而渡。使敵不吾覺。一鼓而成功。且勢在必爭。何以先聲而奪。使敵不敢接孤城。可長守。則或以輕騎迅發。或以重兵接濟。或河上多張熾。列炬以壯軍聲。或預約西虜。揚言疾走。蓋州。

以寒奴胆。至廣寧根本之地。既分兵以圍取。當嚴兵以厚防。黃泥窪衣帶之隔。宰賽既納賄以請和。紗花固須結而勿變。經撫必饒有早計也。顧所謂策應者。非但以外應外。必中外呼吸相通。乃不苦掣肘。亦不慮提襟。臣伏讀

聖諭兵馬錢糧甲伏等項。責成該部。以移催接濟。昭如日星。今保定之車解運抵京者。半月矣。工部以錢糧不敷。車牛莫措。尚費區處。且由都門至廣寧。每車一輛。費不下十餘金。苟非制造可用。徒糜錢穀。則一切戰車。揀選起運。早一日。早接濟一日之急。其紙甲所需舊綿二三十萬。勛按臣方震孺已久為揭請。梅花甲續有造完。不論多寡。該廠

聚行解發川湖浙兵之在途者宜遣其行本折三色以養
兵者速籌其足要必諸臣宵旦凜凜無忘三四月震撼光
景而後呼必應應必速雖數千里外痛癢可知庶幾無負
天語之叮嚀伏乞 勅下中外臣工乘機酌勢決斷施行
上諭兵部曰鎮江鐵山俱中國順民資遼犄角豈得不亟
爲援救廣寧恢復根本舉動倍宜萬全屢旨自明這所奏
經撫書辭互異便馬上差官傳與二臣協心商確務求其
濟仍將彼已情形進守機宜遵前

旨會疏密奏卿居中調度宜諮計異同從長參酌贊朕裁
決以收廟勝

斤冊禮成
如恩文武

大臣

初七霜降遣陽武侯薛濂等致祭
長峻等嘏
上諭內閣曰朕今

皇考妣梓宮升祔玄堂山陵襄事大典禮成閣部文武大臣俱效勤勞特茲加恩以示眷酬所有應得恩典卿等傳示該部酌議具奏

御史姚應嘉上言

聖治以堯舜為宗聖孝以繼述為大敬陳追慕之實以備聖明採納讀詩至閔子訪落諸篇一則曰夙夜敬止繼序思不忘一則曰訪予落止率時昭孝而後知古先哲王之濟濟躬服其精神意念無一刻不傾注于先王也傾注深

財繼述臣不能繼矣恭惟我

皇考光宗貞皇帝以一月之懿徽在有天下而以萬年之
統緒屬望

聖明當

靈駕之駐內廷也

皇上猶得以不時瞻謁依然膝下乃今

玄宮告闕祔廟肇舉臣等趨踰有事涕從心隕我

皇上至孝性成一念哀慕所爲思罔極而儼如存者不知
如何悽愴如何痛切以爲慕之于几筵按掃其慕爲虛而
見之于陟降覲揚其慕爲實今

音容雖杳遺命猶新。彌留之言不願諸臣輔

皇上爲堯舜乎。至筆之

遺命則諄諄于親賢。勤學立政安民。出入起居之必慎而左右待御之惟謹。蓋謂此數者。卽爲堯舜之實事實功也。皇上試以今日之所行質諸

皇考之所命。果克盡而慊乎。亦猶有未滿而當黽勉乎。臣請得而質言之。大寮庶寮克滿位。寧可不偁任賢然而

朝見之外未聞召對。召對之外別無敷陳。似于一體說猶未洽也。稽古帝王平居宴見。爰問咨諏甚且令諫官隨宰相入閣議政。當時君臣不帝家人父子然亦何盛也。我

勤學

皇上宜以此爲法。心齊真以爲心齊。不嫌晝接之勞。耳目真以爲耳目。常擴止輦之度。但使一德交孚。而四聰必達。則賢才輔而化理易矣。講幄弘開。談經論道。可不謂講學。然一歲之中。所講幾月。一日之中。所講幾時。似于就將之功。猶未純也。稽古帝王。春誦夏弦。秋禮冬書。甚且勒銘于盤。于昭。鑒于戶牖。無地無時。非學者抑何勤也。我

皇上宜以此爲法。講在而學即在。審問慎思。非章句之徒。涉講息而學無息。考治鏡亂。曾燕閒之可荒。但期與日俱新。而又惟日不足。則德業就而熙緝于光明矣。

皇七自臨朝聽政以來。宵旰旰理。何念不軫民艱。然而轉

輸遍于海內。加派空乎閩左。嗷嗷小民。似有不聊生者。稽我

仁宗昭皇帝。聞淮徐山東饑。遂召大學士楊士奇等。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以當聞該部爲請。

仁宗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士奇普詔用璽。隨行而始聞之。抑何孜孜爲民也。

皇上宜以此爲法。水旱之蠲賑。必及其時。不急之徵需。姑從其減。而又嚴貪墨之誅。擇廉明之吏。以拊循而噢咻之。庶幾民有寧宇。而太平其有日乎。頃者

南朝... 卷之...

中闈正位兩宮並建擁護

聖躬已慶得人第恐恃安忘戒而起居出入之際微有不慎所係匪輕。

高皇帝祖訓有曰凡帝王居安常懷儆備日夜時刻時不敢怠玩又曰凡夜當儆省聽城中動靜或出殿廷仰觀風雲星象何如不出則候市聲何如抑何祇慎也顧

皇上常存是心。鍾鼓琴瑟有節。出王游行有時。飲食嗜好有度。風雨晦冥有謹。俾強固之福。與鴻龐之祚。維結萬年。皇考陟降之靈。其慰藉當何如乎。自蘆受土安兩奸瑄各就處分。魏進忠辭免。恩叙輒蒙。

皇上裁允于此見

君側肅清誰敢矯竊惟是左右之間端謹者不乏而容悅者亦有

太祖高皇帝嘗曰關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僻專忍其體態也立法傳奉酒掃不許干預政事抑何遠慮也願

皇上常存是戒其勸我以勤學聽政者必端謹也則庸之其導我以聲色佚樂者必邪佞也則遠之而內降必禁嘖笑不假不惟端董者必勉其終而邪佞者即欲假竊以行其私庸可得乎外此更當推廣

先帝遺意并歸粹美。

皇上而有一追慕。

先帝之心必有一繼述。

先帝之事。

皇上而念念。

先帝則念念堯舜矣。

皇上而事事。

先帝則事事堯舜矣。還質遺命更何歉焉。當舜之時。苗民逆命。帝舜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而有苗格。今奴氛未靖。虜焰復張。中外搔然。誠使內政克修。外攘可必。不然天

下事將有不知所底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予其懲而毖後患。臣固願

皇上之早圖也。然而維持匡救，則在相臣矣。相臣位絕百
錄主心，每有所嚴敬而地聯密，勿精意又易。是感通。臣每
謂國家有大政大疑大兵大獄，舉朝不勝其杞慮。而相臣
可以正色收之，弼士不得于補牘。而相臣可以稟擬挽之。
今誠得主德清明，黎民安阜，邊陲寧謐，相臣之事業光而
言官之議論省矣。茲者揆席師濟，爲
歷朝未有之盛。然皆

先帝所簡拔以授之。

皇上者也。共思付託之隆，各竭篤恭之悃。自矢卑蕤，致主堯舜，以無愧于顧命之惓惓也。

僉都御史李宗延、劾克橫內使李添祥、王昇。

命降級調用。○免湖廣災傷田租。

申明銓政。

以補李陪
記諸臣
以險寢重

一、教臣起文，凡選官自京外以逮倉廷，皆從原籍起文。縣州府司責保認于印信，嚴查勘于里鄰，予以防詐。冒一官守也。至于來貢選教，則不然。投一紙親供，遂入條目。想謂此輩受盡鹽之苦，由禮義之門，既不欲勞，以文移自不致為奸弊耳。然不知中間丁憂事故，皆不可知。萬一京棍市滑，探本生來，歷偽投一供，領選而出。誰執其咎，似不容省此文，以疎防奸之具者。但府司守候，勞費為難，止于木州縣起文，給印信付執，投部驗明聽選。凡無文者，俱不准送。著為例。

一、疏通衛幕，凡衛經歷三年考滿，註冊報六部。九年考

吳璠忠不
忘朝廷

鎮江復陷

滿給由赴部有過對品選州判無過給
恩典并正七品選都司副斷事此舊例也今以九年之
考滿數革之候缺爲河清難俟則無如改九年而六爲
便滿日聽該官司府給文赴部考日監貢考文吏承考
招其一等選州判二等選布政都事副理問三等給
恩典致仕四等經歷致仕永爲定例

三衛情形據登州水寨把總趙賢佐塘報奴酋將劉愛
塔甘作總督蓋伏金三衛鎮守總兵李才總督封作金州
游擊惟伏州單游擊不從收束遼人甚丁約有五萬
盡赴長山島建賊駕梓渡江被水滄城一半正在相持
遇見平職冠帶偵探官遼人乘進急欲了單進忠得此
消息俱聚住長山島望救至急平職船隻調往鎮江止
剩唬船十五隻誠恐勢孤不便扶應事于軍機理合先
具塘報請兵請船仰望作速催發前來理職候風順先
赴長山島接應等情到鎮據此理合塘報
鎮江情形二十六日據原差同參將王紹勳都司嚴正
中督牌紅旗千總李應坤水兵總練孫應麟差定波州
兵張才齋執票帖前事據稱本年七月二十七日至鹿

高因風不順各船停泊本島二十八日夜王參將令諭
李守備孫守備知悉昨據遼民穆亮等稟稱鹿島岸上
浪山等屯居民數千望出水火仰切震驚近聞兵船將
將至偶值賊黨擾害地方一時奮激眾衆擒拿數十達
賊解獻恐賊怒恨不時兵至則此輩無唯類矣今吾等
既來招撫豈忍坐視塗炭况民多義聚者正收拾人心
之時諭令應坤等撥唬遼等船五十隻督親招渡各民
家屬安置島中使眾民無內顧之憂可奮直前之勇不
惟拯民命亦且收復民生乞作速統船前渡等因到職
蒙此應坤等即督遼船四十三隻于二十八日五更開
得辰明到浪山等屯其把總袁進旅順中軍周名世奉
環都司令亦撥唬船十三隻定波船十隻前來應接招
渡得民一千三百名口擊獲達子四名達馬四匹賊報
奴賊蔡達子八十分撥各島又因廣寧差去都司毛文
龍先在鎮江等處擒殺偽官被賊首大發賊兵三四萬
來鎮江毛都司走入朝鮮去訖應坤等船兵甚少又無
大兵應援只得同所截遼民暫棲鹿島諸島等處本日
即據被難遼民駕獨木船來無殼哭聲震天咸稱達賊
已干二十九日將鎮江等處男婦一槩屠戮燒毀民房
不知其數等情應坤等到鎮江日及逆難遼民三萬餘

名口已渡遇朝鮮海一帶存括毛都司先于二日前
逃過朝野去說以各島避難民尚有二三萬等情稟
報到院又准鎮江沈德兵修報相同除一面選差南兵
把總李天培管解各兵兩箇月根餉到彼今在彌串堡
守候自臨軍道梁副
使到彼相機調度

遼東巡撫王化貞催請盔甲車輛及借援兵馬

上命該部催發

將保定戰車業已解到許多該部漫置不救不支令解
車者有守候之苦請車者無緩急之用恤民之仁急公
之義果
何居與

戶部侍郎王德完奏言時值深秋大雪驟集宜亟發帑
金賜衣帛以恤征東將士

遼東巡按方震孺請特旌血戰誓死之將張神武

上命本兵議復

可以無成
而疾之斯
謂殉義之
士

關係之論

按張神武溫然之度斐然之章第謂武科中之稠雜者耳乃逢藩繼陷寒騎渡河明知必無濟而不肯退步即所謂二百四十人亦知神武之必成而不肯潰敗則非獨奮不顧身其忠義孚結更有足多者夫樊忠之與查迥同歸一意惟以神武未知名之將酒血沙場便登壇兵則二三大神執頭而竄者知七尺殘軀不如耿耿片型將慚愧欲去因關西倫之水以樹曹子之烈未必非此寒風觸之也是典惡可以已

經畧熊廷弼三方布置有名無實疏曰自河東陷亡策遼者專屬取進于河西一路有巡撫兼經畧之議而臣方倉皇從山中來不知也更端而議三方控制不虞僉議爲是仍即用職及經畧巡撫臣先曾言山東緩地不宜增兵而始語尋來建議之非又見催水兵催監軍出關疏若皆以

津門爲緩而始悟天津建設之非、臺省言山海不能遙制
廣寧、又言經畧仍宜屬遼、撫臣宜留本兵、而始悟山海駐
札之非、有是夫三方雖設而于遼無益也、部議登來用兵
外、該兵八萬、山海關六萬、半住寧前、半住關上、有事則盡
併入廣寧一路、然登津撫臣屢呼兵餉、該部權其緩急、輕
重、率置之高閣、有是夫三方雖爲遼設而兵馬錢糧不與
無益也、又不徒無益而已、且又危之、昨見撫臣遼局愈變
愈危、一疏言兵曰、援遼原爲遼用、今留于登萊天津、雖爲
遼而與遼遠、是登津不必留援兵也、又言關上駐兵未見
別議、若以援兵充之、恐自此後出關之兵益寡、是臣兵當

別議而不宜留原調援兵也。其歸重則在向者。彼分而我專。故用奇可以制勝。從此彼專而我分。非全力難以圖存。是兵留則我分。分則遼危而撫臣遂憂不知所出也。然孰爲分我之勢者。而三方者是。即他日廣寧有不可知之事。而議三方亦于是乎危而憂不知所出矣。願繇此登津兵尚無留關上。僅留二千。而廣寧之全力故在。猶可用奇以制勝也。臣于此際極費躊躇。欲徑請撤登津兩路。仍還廣寧。以向者之專。但眼見鐵山鎮江長山島諸事。而謂于遼遠者。皆能發兵策應。而廣寧反覺照管不前。似乎三方之設。非真于遼無益者。欲仍舊貫。而前項內外之議論。意

見又種種如彼臣實不敢任此變局重担伏乞 勅下兵部會同戶部、揔督三部及督撫兵科其策應鐵山之役謀同撫臣欲截賊歸來未嘗不亟爲救援而卒不能以救援者非臣爲異也鎮江鐵山之救

前旨所謂牽制之師非進剿之師也牽制且未能進剿何容易臣于廣寧恢復根本而不敢輕有舉動以求萬全者或于就裡窺見一二而非爲異也此等情形臣所以書言之而又以疏言之可以告諸臣可以告

君父書畧詳

臣

疏與公書無異也

臣

意在慎重而謀襲蓋

州斷賊還路以解鐵山之圍亟調近鎮標兵議留京軍甲

馬督責鎮道厲兵秣馬以待西虜之至安見出奇制勝之
不同于撫臣也者而決主守撫臣雖意在乘機而襲蓋州
之謀且欲之而以策非萬全不敢動過河之舉孰能禁之
而自謂無如不能何又安見老成長慮之不同于臣也而
決主進臣書與撫臣無異也臣自廣寧行時與撫臣約曰
虎酋大兵果至我自不得不應當遣人往監其師道長安
堡攻其北而我渡三岔河以攻其南此進之說也如虎酋
事尚未講且自據堅守以待明年春夏之交砲車甲仗遣
完各鎮兵馬來完津萊策應備完三方並進一鼓直前西
虜助與不助皆可不必此守之說也如眼前決主進而專

馬甲仗屢催未至。何所恃以爲進戰之具。推臣已明明不
揭矣。如決主守而西虜果來。我且得不應乎。况以西虜之
來而不得不進。進非決主于我。又以西虜之不來而不
不守守非決主于我。亦何難于上聞者。臣思兵機之變。
刻呼吸間不容髮。臣如決主于下而密奏時之機。或非
議時之機。

皇。上。裁。決。于。上。而。奉。行。時。之。機。倘。非。發。下。時。之。機。皆。因。
形。制。變。之。妙。不。能。無。滯。碍。法。無。中。制。是。或。一。道。也。今。權。臣。
曰。撻。指。秋。盡。奴。賊。精。汰。簡。練。從。容。整。備。我。待。其。來。必。無。不。
矣。懇。惟。

皇上斷乃成。此決主進者也。梅臣曰：廣寧城池士馬防禦之具不及曩時之一，而我欲制賊死命，使其不來，則豪傑不足以馳，又曰：此時過河，我氣自倍，雖少可以成功。若待賊來，人心慌懼，雖多亦不能守。此又決主進者也。夫奴從容整備，已數十年于此，全待賊來，固無幸，而待賊以毫無從容整備之我，以往，獨有幸乎？兵法議難守易，不能制賊死命，使其不來，俱不能守也。能往攻而制賊死命乎？少既可以成功，而見兵堪戰者，度可三萬，亦不少矣。是未可以過河乎？凡此皆愚昧所難決，臣聞兵者機也。矢脫于機，機脫于手，親手握機者，而後可以審機。惟親眼見機者，

而後可以應手。以臣與撫臣且隔一手。且差一眼。而況于
樞臣。臣願樞臣虛心以待撫臣之自決耳。若夫兵之多寡
強弱何如。馬之肥瘠。多少何如。器甲不可不堅利何如。人
心憤怯何如。西虜可倚何如。臣前一一明白。撫臣屢疏僅
兵馬甲仗。且言抄苗中奴餌。而遁也。豈有異哉。除已彼情
形。進守機款。仍准撫臣會奏。董先明互異之故。統惟

整察

兩朝從信錄卷之八

終